

妄自尊大的人

新譯文叢刊

著 泰斯爾托·A·聯蘇

譯 雯 朱



出版版社

新 譯 文 叢 刊

妄自尊大的人。

蘇聯·A·托爾斯泰著 朱雯譯



平明出版社刊行

• 1952 •

新譯文叢刊

妄自尊大的人

著者

蘇聯·A·托爾斯泰

譯者

朱

雯

出版者

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·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定價人民幣八千八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1950年5月初版 (2001—3500冊)
1952年1月再版



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

目次

妄自尊大的人.....	一
米許嘉·那萊莫夫.....	九

妄自尊大的人

在杜倫尼瓦的一週

一

姑母安娜·米蓋洛芙娜常常把一碟浸過牛奶的麵包碎片放在她的臉盆架底下，免得那些個耗子再去偷喫肥皂；無論怎麼樣，她總是不讓捕鼠機給帶進屋子裏來；提起耗子，她就會這樣說：

『那到底是個有生命的東西啊，你要把它關在捕鼠機裏，可是萬一那個機關碰巧軋在它的肚子上呢。』

在姑母的臥室裏，除了那隻臉盆架以外，還有給安置在角落裏的幾隻小衣櫃——

在一隻小衣櫃上，放着一座錶架，上面放的是曾祖父的一隻錶——牀頭掛着一條畫得有兩匹獵狼狗的帷帳，在牀邊一張桌子上，還有一隻盛滿了紙煙的小小圓盒。

姑母抽的是一種價錢很便宜，味道很強烈的煙草，她以為這種煙草是無損於健康的。她挺愛走到外面門廊下，燃上一枝紙煙，眺望那池塘前面的灰濛濛的白楊，和那氤氳在村子上空的裊裊的青煙。

她的臥室的門，通往一條寬闊而低矮的過廊，這兒在從前，往往被關作僕人的下房；過廊盡處，有一座螺旋形的樓梯，通到上面九個房間裏去，那兒曾經做過屋主的家；如今卻再也沒有人上去了，曾經給遮過絲絨的起坐室牆上的細工木格，大得如同巖穴的壁爐，藏書室裏高高的書架，還有給堆疊在角落裏的桌椅——每一件東西上都給罩着一層厚厚的塵灰，因為在這些房間裏，地板上堆得有兩尺多高的麥子，而耗子便肆無忌憚的出沒在中間。

有時候在夜裏，樑木在麥子的重壓下咕咕地響了起來，於是姑母便穿着一條襯裙，

頭頂上盤着一個髮髻，手裏擎着一枝蠟燭，出去看看哪一根樑木在作響。

可是，她們對於這所屋子裏的聲音，倒也已經聽慣了。那個年老多病的管家婦達露希嘉，祇是睡眼惺忪地在廚房裏劃十字，她認為那一定是主婦的曾祖彼得·彼得洛維奇的幽靈，在屋子裏走動——從畫像上知道，這位老人家是拄着拐杖，穿着一件顏色鮮豔的晨衣，兩條眉毛在鼻樑上擠得很緊——大體上說起來，他的樣子活像一隻猛禽。

在秋天的夜裏，踏着沒膝的麥子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，怕也不止這一個彼得·彼得洛維奇的幽靈；還有很多的鬼，他們對於這所曾經盛極一時，而今荒涼滿目的杜命尼瓦的邸宅，看了都覺得很傷心；可是此刻已經不賸什麼人可以去吓唬，也不賸什麼人可以去訴怨了……

所有的人，都已死了，都已去了，他們都已帶着他們的快樂，他們的財富，他們的沒有給實現的美夢，長眠在陰冷的地下了，祇賸這最後一個寂寞的老人，姑母安娜·米蓋洛芙娜，獨個兒住在這所偌大的杜命尼夫邸宅裏。每天傍晚，她總是走到門口，看那夜霧從

伏爾加對岸的積水的草原上升起來，然後蠕行過去，籠罩了花園，建着圓柱的涼亭，以及從鞦韆架上掛下來的一段繩索，直至瀾漫到門廡。

每天夜裏，姑母總是將雙手插在一件筆挺的灰色短外套的口袋裏，在同一段馬路上踱步。她啣着熄了火的紙煙。直到天色烏黑得看不見樹木了——這纔是她就寢的時間。

於是姑母便走進她的臥房，爲耗子們擘好麵包，作了祈禱，上牀睡覺；她不會立刻睡熟，總要醒着這麼大半天，想到過去——那些逝世已久的親人的臉，出現在她面前，想到她當天所犯的罪過，或者想到她那唯一的外甥，不幸的尼古魯希嘉，想他此刻在作着些什麼。再不然就躺着思忖，絞盡腦汁的想她怎麼樣使收支相抵。這種量入爲出的打算，乃是她自小就有的主要的藝業。

那天晚上，安娜·米蓋洛芙娜還沒有來得及上牀，便聽到馬車的鈴聲，在響着過來了。姑母於是傾聽着。

「這麼晚，還有誰會來到這兒呢？總不會是亞斐里庚·伊里奇吧？可是除了他，又會是誰呢？」

胡亂地套上一條破舊的裙子（她祇有這麼一條了，因為在主日，任何人都可以向她要他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的，甚至在一星期之前，村婦們老早就計劃好，去跟她要哪一條比較好點兒的裙子），安娜·米蓋洛芙娜便走到下面廚房裏，可是出乎她意外地，那些住在這所屋子裏，並無特殊工作的姑娘，竟一個也不在；而一個穿着棕色旅行長大衣，高個子圓肩膀的人，卻早已來到門口了。他走將進來，搖落他身上的塵灰，在外伏爾加一帶旅行的人，身上的塵灰總是積得很厚很多，往往驟一進門，竟辨不出一個黑人，還是一個鬼怪。

待他抹清了臉，那個人纔顯出是亞斐里庚·伊里奇，他的皮膚天生是深褐色的。他向姑母的手俯下身去，用一種歡愉的聲調這樣說道：

「我來了，您太太。」

安娜·米蓋洛芙娜吻了下那顆頭髮給剪得很短的圓腦袋，這顆腦袋，亞斐里庚·伊里奇自己覺得很驕傲的，『這纔叫做一顆腦袋，決不是時下青年們所有的那種腦袋咧，』他常常這樣說。姑母生怕對於一個旅途勞頓的人，表示出一種不大適當的愉快，因此祇跟他說：

『你來得正好，亞斐里庚·伊里奇，我們那一銅壺茶一會兒就可以煮好。我的那些個姑娘真是討厭，一到晚上，大家都跑開了。』

『這主意可不壞，一銅壺茶，』亞斐里庚·伊里奇用一種刺耳的嗓子說；他走進餐室，向那挪亞方舟●似特別的食器架，向那瞌睡在牆上的蒼蠅，向那放在窗檻上的一杯麥酒，表示滿意地瞥視着。一切都跟往常一模一樣的。

姑母將一碟東西端了進來，一會兒打開食器架的門，一會兒又把它關上了，一無幫

手地兀自在忙着，上氣不接下氣地直喘，直到亞斐里庚·伊里奇向她嚷道：

「請坐吧，太太！那四個傻姑娘倒在廚房裏坐着，而你卻在團團地打轉……」

姑母立刻就坐了下來，露出一縷甜蜜的微笑，給她那張線條很多的鵝蛋臉添上一種溫柔的神情。

「我聽到一點消息，」亞斐里庚·伊里奇說。「待我喫好了東西就告訴你。」

他把酒杯裏的伏特加，倒了一半在他拱成杯形的手掌中，在食巾上擦着雙手，直擦得那塊食巾黑得像煙煤，然後將另一半喝下肚去，掃清了喉嚨，啞了一口醃蕈。姑母的醃蕈是做得挺出色的。

「什麼消息啊？」姑母問道。「是不是關於尼古魯希嘉的呢？」

亞斐里庚·伊里奇畢竟把他剛纔從報紙上看到的一段消息，開始告訴了她，他一壁喫喝，一壁說話，將字句拖拉得很長。而當她耐心地傾聽，意味深長地微笑，思忖着這個消息到底是關於誰的時候，姑母就一逕瞪住了他的眼睛。後來亞斐里庚·伊里奇把消

息講完，開始描摩在梅列克斯舉行的省評議會，說他們喝了多少酒，於是姑母就小心翼翼地問：

『我的朋友，你答應過的事，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呢？』

亞斐里庚·伊里奇可怕地顫慄着。

『明天，尼古拉和娜絲塔西亞都要來了。這便是我要報告你的消息。』

『天主耶穌！姑母在胸前劃了個十字。

『他們不肯跟我一起坐馬車。他們要趁火車，趁頭等的火車。我們應該派一輛馬車去接接他們咧……』

『他們到底是同意了嗎？』姑母說道。『隨我怎麼樣常常寫信去，他們總不願意回來呢。』

『不願意？』亞斐里庚·伊里奇大笑起來，又斟滿了他的酒杯。『不願意？他們不願意給餓死啊！娜絲塔西亞把所有的珠寶全都當光了，可是在兩星期中，所有的錢又都在

撲克上輸掉，而同時，尼古魯希嘉也整天的坐在酒吧間裏喝香檳。他們已經都喫盡當光啦！

『你怎麼樣說服他們的呢，亞斐里庚·伊里奇？』

『很簡單——我替他們買好了車票，太太。他們身邊祇賸二十五個盧布，不會多的，而各處的債務卻虧欠了不少，什麼旅館啦，裁縫啦，酒店啦。（姑母開始在胸前頻頻劃十字。）我告訴他們，旅館裏的賬單，不妨交給我，等他們一上火車，我就會去解決的。他們便說，他們會叫你覺得麻煩的，再說他們還沒有結婚，怕也不見得妥當，諸如此類的話。我就跟尼古拉說：你這個傻瓜，姑母不知道寫了幾百封信，告訴你，要是那位娜絲塔西亞果真愛你，而她又肯放棄從前那種生活的話，她就可以做姑母的女兒，做你的太太。我跟他們說得煩死啦，便先走了……他們是昨天來的，逕直到克拉斯諾夫旅館……總之一句話，太太，雖然一切事都照着你的希望給實現了，可是我總認為，根本是毫無意思的……』

『我的朋友，決不會毫無意思的，』姑母急忙岔斷他的話，這樣說道。『尼古魯希嘉

天性誠實。」（亞斐里庚·伊里奇並沒有反對，祇是用勁地抓着那顆頭髮給剪得很短的後腦門。）「而娜絲塔西亞的心也決不會放在那種胡天胡地的生活上，如果她答應了放棄莫斯科，跟他一起回到他可憐的老姑母身邊，那就很可以證明了。我認為是這樣……我執心的祇有一件事，他們都住慣了首都，怕在這裏覺得太沉悶……哦，待我盡力去做吧……」

「你為什麼要盡力呢？我認為你是無需的，」亞斐里庚·伊里奇嚷道。「你養活他們，也已經儘够啦……」

姑母沉下眼睛，滿臉通紅起來。

「不要見氣，我的朋友，讓我們盡力所能，對待他們吧，」她輕柔地可是堅毅地說。

亞斐里庚·伊里奇捏住姑母那隻肥胖而有皺褶的手，舉到他毛茸茸的嘴唇邊，吻了一下。

「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，您太太。」

姑母照例在破曉前醒來，點了一枝蠟燭，開始在她房裏光禿禿的地板上，輕輕地來回地踱着，這地板，昨天看去彷彿還很結實的，可是此刻卻吱吱咕咕地響了起來；她猛地站定，生怕她這樣傻頭傻腦地踱步，要驚醒全屋子的人。

爲了消磨她在早餐之前的一段時間，她便拂拭着那幅古老聖像的金銀色的鏡框；從童年時起，她就一逕怕看其中一幅家庭聖像，這一位奧祕的救世主，給繪着黝沉沉的顏色，睜着一對剛直不變的眼睛，裝在一個飾着寶玉的浮雕的鏡框裏。她翻檢着她的公文箱，這裏邊放着她永別了的親人的髮捲。當她將一個沉甸甸的骨製牙籤匣藏放起來的時候，便浮起了一陣苦痛的回憶。她記得在她所保存的紀念物中間，還有一個古老鏡框的，可是竟找不出來了。

所有這些傳家物，都用它們自己淒涼的語言，在跟姑母安娜·米蓋洛芙娜，他們中

間最小的、也是最後的一個，說着話。在一切破舊遺物中，姑母最喜愛的也許正是那把罩着套子、一根彈簧已經戳出的紅色的靠背長椅。姑母和她的九位亡故的姐姐，都曾經在這把椅子上給扶養長大的。

『所以，考驗已經臨頭了，』安娜·米蓋洛芙娜說着，便在那把椅子上坐下，『我沒有力量，把這批夜遊神挽救到真理的道路上呢？娜絲蒂茵嘉，她大概是比較容易對付的——她生活在罪孽中，愛上了人，那就使她的靈魂得到了純潔。她放棄了富有的追求者，把自己的財產都賣光，這便說明了她已經在戀愛。可是尼古倫嘉，他是一張王牌。口袋裏一個子兒也沒有，卻居然還大喝香檳。祇要試着教導他工作。我不要工作，他會這樣說的，給我虛無的東西吧。我總得將他介紹給我們的神父，讓他們去談談。伊凡神父的品行是很深的。我決不能貽誤，待他們一來，我就應該去招呼伊凡神父呢。』

姑母興奮得坐不住了，便走到外面過廊裏去，那兒是比較地陰涼。

掛在天花板的鐵環上的那盞燈，旋得很暗，可是還給燃點着。從一扇半開着的門裏，